

中國
全史

大眾文華出版社

上古史

(四)

(民国) 钟毓龙 著

第一二一回

大禹巡海外 应龙杀旱魃

文命正在预备一切远征物件，忽报夫人、公子来了。原来涂山氏自从梁州东旋之后，就到文命所封之地建立宗庙社稷，同了启住在那里。后来打听九州已平，文命将到帝都，所以和大章、竖亥二人带了启前来相聚。四日夫妻，八年契阔，，到此刻才得团圆。

便是那启自从生了之后，一直到今日才得依依膝下，亦是非常得意之事，不过想到那化石的女攸，不免大家伤心落泪而已。大章又介绍一个人来见，就是从前在梁州救护涂山氏的奚仲，这次路上又遇着了，所以竭力邀他同来。

文命见了，极道感谢。细细问他家世，原来他也是黄帝轩辕氏的玄孙，他是东海神禺虢的曾孙，淫梁之孙，番禺之子，和文命正是共高祖的弟兄。文命不禁大喜，就留他住在京师。又问他所擅长的技能，奚仲说会得制造车舆，文命就将他荐于帝尧，在工垂部下作一个工正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文命预备一切远征的物件，统统好了，伯益前来检验一过，忽然看见几个圆形的物件，似木非木，似石非石，似金非金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更不知有什么用处，不禁奇异之至，便拿来问文命。文命道：“我们这次出去陆路少而海道多，海中所最感缺乏的是淡水，此物能化咸为淡。如遇淡水缺乏时，只须将海水盛在桶内，又将此物安放其中，过一个夜，就变成淡水，所以

此物是必不可少的。”伯益道：“这项物件叫什么名字？用什么物质做的？”文命未及回答，忽报天子有旨宣告。文命遂不及细说，匆匆入朝，见了帝尧，行礼之后，帝尧便问：“汝此番出行先往何处？”文命道：“臣得先往东方，由东方而南、而西、而北，然后归来。”帝尧道：“朕想汝先往北方，由北而东、而南、而西，不知可否？”文命道：“这亦无所不可，臣就先往北方吧。”帝尧道：“本来行踪应由汝自定，适值昨日北方的始均有奏报来说那边有女妖为害，非汝前去，不能平定，所以朕想汝先往北。”说着，就将始均的奏章递与文命。

原来那始均就是叔均，从前曾跟了帝尧、钱铿等出去巡守过的。他自幼跟着大司农肄习农事，对于稼穡很有研究。舜看他才具可用，就在北方给他一块土地，叫他去试试。始均到了北方之后，就创出叫牛耕田之法，省去人工不少，而土地开辟日广，每年收获甚多，因而远近人民归附，大有成聚成都的样子。北方荒凉之地渐渐热闹了。太尉舜因奏知帝尧，封他在那里做一个国君。这是始均的历史。

当下文命接了奏章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臣始均言：臣自到北方以来，历年务农，均以水利为本。赖天子仁德，阳雨应时，收获茂美。不料近几发生旱灾，历久不雨，因而河渠沟洫尽行干涸，种植不能，赤地千里。仔细调查，始知北方山林之中藏有女妖，青衣白毛，形状奇丑，似人非人，在彼作祟。叠经臣督同人民前往驱除，无如妖物变化通灵，来去如飞，未能斩除。现在灾象愈深，人民朝不保暮。伏闻崇伯文命部下不少天地神将，擒妖捉怪，是其所长，可否请帝飭下崇伯，酌遣数人，前来臂助，以清妖孽，而拯万民，无任盼切之至。

等语。文命看了，就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臣就去吧。”帝尧道：“汝

到西方，如遇见西王母，务必代朕致谢。朕年迈，不能亲往拜答，甚觉抱歉也。”文命听了唯唯，当下陛辞了帝尧，退朝出来。又来辞过太尉，随即回家，收拾行李，带了伯益、之敖、国哀、真窥、横革及天地十四将等共同出门。那飞翔空中的应龙当然从行，独不见负泥的玄龟，遍寻无着。庚辰道：“某想不必再寻了，那玄龟是个神物，决不会无故隐藏，想来此次出征，那疏水凿山之事不必再有，用它不着，所以它已归去了。”文命听了有理，亦不再寻。于是一行人等出了北门，径向始均建国之地而去。

一日，走到一处，只见远远空中有两条龙在那里矢矫盘舞，忽上忽下。文命等看得稀奇，再行近一程，忽听得有人长啸之声，那两条龙，霍地里降下去，如蛇赴壑，早已蟠伏在地上。文命等急忙过去一看，只见两条大汉，个个身長九尺，一个虬髯紫须，一个豹头大目，每人按着一条龙，在那里给他剔刮鳞甲上的藓苔。那两条龙仿佛极是适意。

文命等更觉纳罕，便上前与他们施礼，问他们姓名。那虬髯紫须的人说道：“某姓郭，名支。”那豹头大目的人道：“某姓颺，名父。”文命道：“两位向在何处修仙学道，有此降龙之术？”郭支笑道：“某等并非修仙学道之人，不过向来好龙，知道豢养它的方法罢了。”文命道：“龙之为物，变化不测，如何可以豢养？”郭支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天下之物，莫不有性，能顺其性而利导之，世上没有不可以豢养的动物；不能顺其性而利导之，虽则自己亲生的儿女，恐怕亦有点难养，何况乎龙？所以某等养龙的方法千言说不尽，但是大致不过如此而已。即如某等此刻在此替它剔刮藓苔，亦是顺它的性。”说着，又用手指龙的颌下道：“他此处有逆鳞无数，却要小心，万一批到它的逆鳞，它就要怒而杀人了。”

文命等细看，果见龙颌下有二尺余的鳞甲是逆生的，与上下的鳞甲不同，甚为奇异。文命又问道：“怎样才可以知到它的性？去顺它呢？”郭支道：“这亦不难，只要细细体察，所谓‘心诚求之’四个字而已。至诚所格，金石为开，何况乎有知识、通神灵的龙？”

文命听了这话，颇为叹服。伯益在旁，忽然发生一种异想，便问郭支道：“足下对于龙已有使唤驯扰的本领，假使骑了它遨游四海，不知做得到吗？”郭支道：“有什么做不到？驯扰之极，进退上下，一切悉可听人的指挥调度，它亦极肯受人的指挥调度。要知道龙亦万物中之一物，如犬马一般，不过它身躯较大，心性较灵，能通变化而已。”

伯益道：“那么我有一事向足下请求，未知可否”。说着，用手指文命道：“这位就是崇伯，奉圣天子之命到九州之外去治水，同行者就是我们这几个人。”又用手指天地十四将道：“他们都有神通，能蹶空遁土，瞬息千里，比龙飞还要便捷，倒也不生问题。只有崇伯和我们这几个人非常困难，因为九州之外，中华人迹罕到，交通亦恐怕异常艰阻。某的意思，要想请二位和我们同行，并请用龙做我们的代步，而且还要请二位代我们驾驭，如此则时日可省，险阻可免。这个虽是不情之请，然而亦系为国为民，并非私事，想二位就使不答应，亦不曾怪我冒昧。”

郭支听说，慌忙过来与文命行礼道：“原来是崇伯，刚才简慢失礼，死罪死罪。”又问了伯益姓名，才说道：“崇伯如不弃小人，肯赐收录，小人极愿效劳。况以理论，为国事奔走，亦是应该的。”文命等听了均大喜。郭支一面走到两龙头边，叽哩咕噜，不知向龙说了些什么什话，一面又向颺父说道：“攀龙大要，你大约都已知道了，以后只要练习纯熟，就可以神而明之。我现在已答应崇伯小效微劳，即刻就同去，我们再见吧。”

文命听了，大为诧异，便向郭支道：“这位何以不同去？”郭支道：“他是小人的朋友，生性亦极好养龙，但是他的技术还未纯熟，尚须学习，所以不必同去。”伯益道：“那么我们只用一条龙吗？”郭支道：“用两条龙。这两条都是非常驯熟的。”伯益道：“足下一个人可以驾驭二龙吗？”郭支道：“不妨。此地是龙门山的上游，每年春季，鲤鱼到此化为龙的总有好些，都可以养，现在还有几条潜在水中呢。”说着，那颺父已撮起嘴唇，长啸一声，果然另有两条龙翻波踏浪而出，飞到空中，自去盘舞。

文命看了，忽然想起一事，便问颺父道：“你既不能同去，我现在介绍你到京都去替天子豢龙，你愿意吗？”颺父听了，不胜欢喜，就说道：“承崇伯提拔，小人敢有不愿之理！”文命大喜，当下就在行囊中取出简章，立刻写了一封信，给太尉舜。大致谓：

麟凤龟龙，称为四灵，圣王之世，都是拿来豢养的。现在圣天子在位，麒麟已游于郊藪，凤皇已巢于阿阁。越裳氏所贡的神龟早已畜于官沼，独有豢龙尚付阙如。顷某在途，得遇郭支、颺父二人，颇精豢龙之术。郭支愿御龙从某周游天下，一时未能来都，谨先遣颺父前来，乞奏知天子，俾以官职，使得尽其所长，于圣明之治必有裨补……

等语。写完之后，交与颺父，叫他自己拿了去见太尉。那颺父欣然去了。

这里文命等就由郭支支配，去骑那两条龙。好在文命屡次骑过，已有经验，伯益亦是第二次了，胆量较大。但是文命终不放心，叫他跟着郭支，与真窥、横革共骑一龙，文命和之交、国哀及几个人夫等共骑一龙，所有行李则分担于两龙之尾上。跨好之后，只听见郭支口中发出一种异声，那两条龙就徐徐载着众人腾空而起。七员天将也蹶起空中，夹杂两龙，保护了众人一同前进。那七员地将用地行之法，在下面紧紧追随。另有一条应龙则或隐或现，或前或后，真是其快如风，其疾如矢。

不到炊许，隐隐见下面房舍人烟，非常热闹。文命料想必是一个大都会，就叫郭支吩咐二龙，徐徐向郊外降下。当地的人民见了，都道是神仙下凡，纷纷前来叩谒。文命向他们询问，才知道此地就是始均所治之国，不禁大喜，一面就在郊外支帐安歇，一面叫国哀去通报始均。隔不多时，始均已来迎接，并说客馆已备好，坚请文命到邑内去住。文命道：“某历年在外，野宿已惯，

还是野宿为妙，况行李从者非常众多，兼有二龙，邑居实属不便，请贵国君不必客气。某此来，奉帝命驱妖救旱，究竟现在灾情如何？妖物还来作祟吗？”

始均叹息说道：“近来这妖物正在为害呢。前年一年不雨，小民颗粒无收，因有历年的储积，尚不为害。去年又是一年不雨，颗粒无收，已是难堪，然而尚可过去。今年又是数月不雨，倘再过半月，不但不能下种，收获无望，即以饮料论，河渠沟洫到处皆干，仅仅靠着些山泉，这许多人民，何以分配？恐怕没有饿死，先要渴死呢。”说到此句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文命道：“天气亢旱，何以知道是妖物作祟？”始均道：“这是历次试出来的。因为有时黑云四布，很像要下雨的模样，但是妖物一出现，黑云就散。有人还看见妖物用口嘘气，将云吹散呢。”文命道：“可曾用各种方法驱除，或祈祷过？”始均道：“项项都做过，雩祭也无效，迎龙神也不灵。去年曾得到一种石子，名叫楂达石，据说生长在驼羊腹中，圆者如卵，扁者如虎胫。还有一种，生长在驼羊肾中，形似鹦鹉嘴，尤其好，其色有黄有白。凡驼羊腹中有了此石，则渐渐羸瘠以死，趁它未死的时候，剖而取之，遇到天旱时，拿此石浸在水中，念起几句咒语来祈雨，是无不得雨的。去年某所得到的石就是最良之石。又特请念咒语的人来念咒，可是黑云密布了，又为妖物所败。某发愤，带了一千余壮丁，披甲执兵，枹金伐鼓，拼命向妖物所在之地直攻过去。那妖物亦知畏惧，闻声而逃，但是其行如风，顷刻不见。某等一直向西，追到弱水之北，不见踪影，以为驱逐走了，哪知某等一还，彼亦追踪而返，真是可恶之极，然而竟无法可施。”

文命道：“这妖物现藏何处？”始均道：“向在西北山林之中，但是时隐时现，此时不知在否。”文命道：“此刻时候还早，我们先去看看吧。”

当下就带伯益和天地十四将等，及始均步行过去。一路但见土地尽坼，河渠之中，几于滴水全无。文命叹道：“亢旱至此，百姓真何以为生呢！”伯益道：“某想，现在除妖物，还是第二

着，总以得雨为先，崇伯何妨先叫了雨师来，使他大沛甘霖，以救百姓之急呢。”文命听了，颇以为然，立刻作起法来，喝雨师何在。陡见两朵祥云自空而下，云中各站着一个神人，齐向文命行礼道：“雨师玄冥、雨师冯修同进见。崇伯见召，有何吩咐？”

文命道：“此地大旱三年，万民待毙，行雨乃尊神专职，何忍坐视而不救？”玄冥道：“小神并非不救，实因此地旱魃为虐，势力太大，小神等敌他不过，所以不能尽其职司，还请原谅。”文命道：“尊神乃天上神祇，旱魃不过山林恶鬼，何至于敌他不过？”玄冥道：“惟其敌他不过，所以旱魃能成灾；如其敌得过，不至成灾，那么旱魃之名亦不曾见于经传，大家听了亦不会怕了。况且这个旱魃与寻常不同，本来来自天上，号称天女。当初黄帝与蚩尤战争，蚩尤以魔力强迫小神和风伯等纵大风雨，黄帝不支，几乎要败了。后来得九天玄女之助，就叫了此女魃下界来制伏小神等。小神等在天上本来惧怕此女魃，避不见面的，一旦遇着，自然魂飞魄散，哪敢相敌，只得相率逃去，风止雨收。黄帝因此杀了蚩尤，成了大功，所以依历史而论，小神等是惧怕女魃的，一物一制，哪里敢和他相敌呢？后来这女魃不能上天，逃居在北方山林之中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北方荒漠之地几百年未曾下雨，从前的大海亦渐渐干涸了，不知现在他何以忽向南来？闻说当时九天玄女亦曾虑到女魃将来必为大患，曾经教授黄帝一个驱除的方法。但是究竟是何种方法，小神不得而知，如果要小神等抵抗他，实无此能力，请原谅。”

文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说了。现在某奉天子之命，来此除妖，正要与女魃决一雌雄，敢请尊神作速行起雨来，万一女魃敢来阻挠，某自有处置之法，请尊神不要再胆怯了。”冯修道：“崇伯既如此说，容小神会合了云师屏翳，风伯飞廉，前来效力。”说罢，上天而去。

过了片时，只听得空中呼呼风响，转眼之间，黑云白云，漫漫堆布，仿佛就有大雨倾盆之势。举眼一望，但见飞廉、屏翳、玄冥、冯修四神各率他的部属站在空中，卖弄他们的精神。那雨

点已如豆大的降下来，大家以为这一次定有希望了。哪知对面山上忽然窜出一个青白之物，长不满三尺，张开嘴，仰着天，向空嘘出一股红气，直上云霄。气之所到，屏翳、玄冥、冯修部下的神将顿时支不住，纷纷逃走。

黄魔、大翳一见，哪敢怠慢，绰了兵器，飞也似的赶去。这里繇余、庚辰、童律、狂章、乌木田等也一齐赶去。看看将近，那妖物霍地回转头，向各天将大嘘其红气，觉得这股红气焦辣异常，比火都厉害。黄魔、大翳首当其冲，浑身毛发皮肉都如受熬炙一般，禁不得大叫一声，赶紧退回。其余天将亦都因受灼，不敢上前。

文命大怒，忙喝一声：“应龙何在！”哪知寂无影响，连喝数声，仍不知下落。文命又是诧异，又是焦急。这时七员地将早商议好，从地下潜行过去，趁妖魃不备，向她脚上乱打。妖魃出于不意，倒在地上。七员地将刚要上前擒捉，哪知妖魃灵敏，霍地立起，转身向西北逃去，其行如风，顷刻不见。

这时天空早已云净风消，夕阳低挂，一丝儿雨意都没有了。文命没法，只得与始均等退回营帐。大家商议，文命最怪的是应龙忽然失踪。庚辰道：“应龙是神物，灵敏忠勇，追随多年，况且是东海神禹虢所派遣的，决无退缩藏躲之事，或者到什么地方求救去了，崇伯且等他一等吧。”伯益道：“我看刚才地将等打翻妖魃，是从地下着力的，妖魃嘘气虽然厉害，或者不及于地下。最好明日请两师等仍在空中预备，妖魃来时，由各地将从地下去打。妖魃一去，就请雨师降雨，崇伯以为何如？”文命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姑试试看。”当下无话。

次日，文命果然又叫了云师、雨师等来和他们商量。玄冥、屏翳等虽有为难之色，然亦只得答应，率领了部下去布置。俄顷之间，阴云四合，雨点如珠。忽然红气又发现了，云、雨二师，赶即收队而逃。文命等细寻那红气发现之处，才知道这次她竟离开土地，攀援在一株树上，七员地将见了，亦无可奈何。

大家正在愤怒，忽听得空中一阵拍拍之声，半天骤然发黑，

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条长龙长约万丈，昂着头，伸着爪，径向妖魅扑去。那妖魅又仰着头嘘出她的红气，以为抵抗。那长龙口中亦喷出一道白水，以相迎敌。起初相隔几丈之遥，红气遇着白水而消，白水亦遇着红气而灭。后来红气渐渐觉得不支，愈缩愈短，白水则势力渐猛，愈逼愈紧，相持约有一小时之久。白水差不多要逼近妖魅身边了，但听得极尖厉的一声怪叫，妖魅转身想逃，那长龙怎敢怠慢，伸下两只大爪，早将妖魅擒获，送近嘴边，那口中的白水，仍是滔滔不绝向妖魅身上淋下去，足足又淋了一小时之久。那时四山四谷水势漫溢，文命等已浸在水中，好在天气亢旱已久，土地因此滋润，旋满旋干，尚不为患。忽然间那条长龙举起大爪，将妖魅从空中甩下来，落入水中，扑通有声，水沫四溅。那条长龙身躯顿然缩小，飞到文命面前，点头行礼。文命等一看，原来就是应龙，不禁大喜，竭力称赞了他一番。

原来这应龙在黄帝时遇见女魃，曾经吃过她的亏，这次又遇到女魃，心想报仇，忙飞到北海神禺强之所去求救。禺强神给他饮满了北海真阴之水，以灭女魃灵邪之火，因此得奏奇功。昨日文命叫他，他正在北海，所以不见了。闲话不提。

且说天地将见女魃丢在水中，忙过去捉了来，献与文命，原来已经死了。文命等一看，只见她袒着上身，赤着脚，腰系皮裙，胸前两乳高耸，的确是个女身，遍体白毛，长约数寸，已给水浸成一片。脸上生着一双眼睛，顶上又生着一双眼睛，形状煞是可怕。文命吩咐，抬到高处，架起柴火来烧去，以绝后患。那时人民观者何止万千，都称颂文命不置。从此之后，北方无旱灾了。后来尧均在北方种田的成绩日著，到舜做天子的时候封他作为田祖。他的子孙非常蕃衍，散居北方，不归中土，就是南北朝拓跋氏的祖宗。这是后话，不提。

第一二二回

夸父逐日影

大禹游北方

且说应龙杀了女魃之后，旱灾已除，文命就别了始均，率领众人乘了二龙，郭支为御，依旧向北方进行。遇到大都会，必定下去察看询问，有事则多留几日，无事则即刻他去。

一日，行到一国，名叫柔利国，亦叫留利国，又叫牛黎国，大概都是译音，不能准确。那国中人民状貌极为奇异，一只手，一只脚，他的脚又能反折转来，用足指碰着膝盖，或碰着胸口。虽则亦能站立起来，但不能持久，因此不能行路。所有往来转动，都是用身子乱滚，滚来滚去，甚是便利，想来是熟习之故。文命等细细考察，才知道他们都是生而无骨的，所以这般模样。

后来又探听他们的历史，原来本是个僇耳国人的子孙。僇耳国有一年出了一位豪雄的君主，主张强种之法，下令百姓：凡有初生婴孩体相不具的，或孱弱的，都不准抚养，以免谬种流传，致民族柔弱。凑巧那几年有几处百姓生了几个无骨的子女，弄死他呢，心里不忍，不弄死他呢，深恐君主知道，不免受罚。后来大家商量好，竟私下养起来。养到十几岁，就将他们送到此地，听他们自营生活，自相婚配，这就是柔利国人的祖宗了。到现在人数已经不少，竟能小小组织一个国家，亦可谓极难得了。

文命等游过柔利国，刚要他往，忽见一个极长大的人从南面直冲过向北而去，手中仿佛拿着一根大杖，那个走路之速，几乎不可以言语形容。七员天将见了大呼有妖，绰起兵器正要追踪而

去，只听得头上拍拍之声，原来那应龙已追踪而去了。天将等见应龙已去，便不上前，先来伺候文命等跨上了龙，然后一同向北过去。

不过几十里，只见应龙正在那里和长大的人交战，山坡之下，纵横死着四条大黄蛇。那人手持大杖，奋力与应龙抵抗，但是终究敌不过应龙，肩上着了一大爪，撇了大杖，就向地上倒下。应龙正要过去送他的性命，庚辰忙喝阻道：“且慢且慢！等崇伯来发落！”然而应龙的爪早已透入那人腹中，几乎连肚肠都掏出。

这时文命等已降下地面，文命细看那人眼睛一开一闭，唇色淡黑，似乎尚有呼吸，便问他道：“汝还能说话吗？汝叫什么名字？到此地来做什么？”那人张眼一看，随即闭去，叹口气道：“我今朝死在这里，真是天命。老实和你们说，我姓邓，名叫夸父。我曾祖是共工氏，我祖父叫句龙，我父名信。我自幼求仙访道，得到异人传授，教我一种善走之法，所以我走起路来，‘逐电追风’四个字恐怕还不能形容我之快。我十几年前，打听得帝子丹朱欢喜奇异之士，我就投到他部下去做臣子。我替他从丹渊到帝都去送信，往返不过片刻，就是给他到南海去取物，往回亦不过一时，这是人人知道的。昨天我在帝子面前夸口，说我能追及日影。帝子道：‘汝果能追及，必与汝以重赏。’我听了这话，拔脚就走，那太阳影子的移动竟没有和我走的那样快。我从丹渊起，一直向南面追，追到一处，日尚未午。我肚里饿了，就举起一个锅子，放在三座山之间，拿它来当一个灶头。煮好之后，将饭吃完，心中一想，正好以此作一个凭据。不然，我追逐日影，究竟有没有追着是没有对证的。所以我吃完饭之后，就对当地的人民说道：‘我是夸父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从某地追逐日影到此，将来如有人来探问，请你们作一个证据。’说完之后，我又再赶，那时日影已移西北。我赶到一处，忽然脚上的一履渐将卸下。我急忙振了一振，然后再赶，从崦嵫山过细柳，一直到虞渊之地，竟给我追着了。但是日光灼烁，愈近愈厉害，再加之以狂跑气

急，汗出如浆，我就渴得不得了。归途经过河、渭二水，我急忙狂饮，但是二水不够我解渴。我耳上的两条黄蛇、手中的两条黄蛇、亦是非常燥渴，我想此地北面有一个大泽，其广千里，那个水足以供给我们，所以急急行来，不想遇着这条惊龙，竟拦阻我的路程，与我为难，先将我手中的黄蛇斗死，又将我耳上的黄蛇斗死。我真渴极了，没有气力和他嘶杀，否则不要说一条孽龙，就是再添两条，我亦不怕，现在竟给他弄死在此，真是命也！”说到此处，已是气竭声颤，说不下去，过了些时，两眼一翻，竟呜呼了。

文命等至此才知道他就是丹朱的臣子夸父。又可惜他有如此之绝技，不善用之，以至死于非命，不禁代他悲伤。于是就叫地将等掘一个坎，将他的尸首埋葬，又将他弃掉的那根大杖竖在他坟前，作一个标帜。哪知这根大杖受了夸父尸膏的浸润，竟活起来，变成大树。后来发育蕃衍，愈推愈广，成为森林，所以此处地方就叫作橙林，又叫作夸父之野。隔了长久，夸父的子孙寻到此地，就在橙林之旁住下，依他祖父的习惯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黄蛇。久之，蕃衍成为一国，因为他的体格生得长大，所以称为博父国。这是后话，不提。

且说文命等葬好夸父之后，一路议论夸父的为人。文命叫了应龙来吩咐道：“夸父亦是个人，并非妖怪，你无端杀死他，未免不仁了。他虽一大半是死于渴，但是你不与他为难，不去弄伤他，他虽死亦不能怨你的。现在他到死口口声声怨你，你岂不是做了一件不仁之事吗？以后你如遇到此种，切须小心，不可造次。”

那应龙听了这番教训，仿佛非常不服，蓦地展开双翅，飞上天空，盘旋了半晌，霍然再降下来，向文命点首行礼，又和众人都点一点头，重复上升，掉转身躯，向南方而去。文命看得古怪，忙再呼唤，应龙置之不理，从此以后，竟不复来了。它后来在南方专为人民行雨，人民非常敬重它。天旱时，只要将它的形状写了一挂，早就下雨，非常灵验。不过东海神禺虢因为它任性

倔强，所以亦不来助它升天，它就永远住在南方了，闲话不提。

且说文命见走了应龙，念它平日屡立大功，非常忠勇，心中时常恋恋不舍，然而亦无可如何了。一日，行到儋耳国，仔细查考他们人民的身体，亦未必个个都能强健，独有那两耳都非常之大，直垂到两肩之上，仿佛如挑担一般，所以有儋耳国之名。

过了儋耳国，忽遇到大海，一望茫茫，极目千里。但见无数大鸟或飞或集，都在海滩之边，陡然见文命等两条大龙翱翔而来，把它们惊得一齐飞起，真是盈千累万，蔽满了天空。因为慌忙，没命乱逃的原故，那卸下的羽翰片片都落下海去。

文命在龙背上和伯益说道：“此地想来就是夸父之所谓大泽了，好大呀！”庚辰在旁说道：“已经小了三分之二了。从前某随侍夫人初次走过的时候，着实要大呢。”文命道：那么是地体变动升高之故。”横革道：“或许是女魃致旱的原故。”大家互猜了一会，也究竟不知其所以然。郭支向文命道：“现在我们还是直跨大泽而过呢？还是绕大泽而走呢？”文命道：“我们此来以考察为主，自然以绕大泽而走为是。我们先向西吧。”郭支听了，口中作声，那两条龙首径掉转而向西方。

一日，到了一处，只见那些人民都是人身而兽首，有的其状如蝟，或则如狗，其色皆黄。他们的言语虽则钩磔，但尚约略可晓。文命等仔细探问，才知道他们竟是黄帝之后。黄帝生苗龙，苗龙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二头，自相牝牡，其后子女便成为如此形状，蕃衍益多，遂成部落。四面邻邦都叫他环狗之国，亦叫犬封国，或叫犬戎国。

文命细细考察它的风俗，亦与他处无异，不过有两项不同，就是女子非常敬重男子，对于男子跪进杯食，仿佛个个都如古贤妇的举案齐眉一般。一项是专用肉食，不用谷食，这两项是特别的。还有一项，他们亦有祭祀之礼，但是所祭的神道是个赤兽，其形如马而无头，名字叫作戎宣王尸，究竟有何历史，为什么原故要祭他，他们自己亦不得而知，不过是循旧例罢了。

后来又遇到一匹文马，浑身雪白而朱鬣，目若黄金，据说就

出在附近一座融父山上，名叫吉量。因为他的颈项有如鸡尾，所以亦叫作鸡斯之乘。乘了它之后，寿可以活到千岁。然而非常之难捉，所以环狗国的人民竟没有一个骑着过。寿活千岁的话究竟不知道靠不靠得住，亦不过是传说罢了。

一日，再向西走，忽然又遇见一种异人。一个颈项上并生两个头，又共生四只手。大家看了诧异，后来细细打听，才知道他们叫作蒙双氏之民。起先原是中国人，在颛顼高阳氏的时候，他们的老祖宗兄妹两个不知如何发生了恋爱，变成夫妇。给颛顼帝知道了，说他们渎伦伤化，本想尽法的处置他们，后来一想，自己的侄孙白犬不是自相牝牡吗？同一项罪名，不应该有两样的罚法。于是将他们两个赶逐到北荒之野来，叫他们和环狗国人同居，庶几气谊相同，共成一类。

哪知这两兄妹受不住北方之苦，又和环狗国人格格不相人，相率逃到此地，举目无亲，生计断绝，两个人相抱了痛哭一场，双双晕绝而死。但是两个尸首还是互相抱住。后来有一只神鸟飞过，看见他们如此情形，又可怜又可恨。可怜的是他们的痴情至死不变；可恨的是他们毫无羞耻，至死不悟。于是想了一个方法，飞到仙山上去，衔了许多不死之草来，将他们两个尸体密密盖住。过了七年之后，那两兄妹居然复活了。但是两个身体已合而为一，只有头和手没有合并。所以他们有两个头，四只手。后来又居然能够自己和自己交合面生殖，而且生育亦甚蕃，据一处所见，已不下数百人。

文命等听到这个新闻，大家遂相与谈论，都说这只神鸟可谓神了，使他们死而复生，是可怜他们的结果；使他们合而为一，罚他们极不自由，而且人不像人，是可恨他们的结果。这个处置可谓恰当了。文命笑道：“神鸟的取草盖覆，有哪个看见？神鸟的可怜可恨，有哪个知道？这种传说，只好听罢罢了，哪里可尽信呢。只有兄妹为婚，被颛顼帝所逐，或者是真的。”大家听了，都以为然。

一日，文命等正向西走，从龙背上下视，只见下面树木叶